

心/香/一/瓣

军歌响起



舒德骑

或许怀旧是人的天性，或许那段出生入死铺冰卧雪的当兵生涯实在叫人刻骨铭心，从部队回到地方这些年，我家乡当年在西藏边防当兵的战友们，每年都要组织举办一次颇具规模的战友联谊会。

今年的联谊会我依然如约参加。岁月更迭，世事沧桑。昔日清一色穿绿军装、腰扎皮带，在一个锅里舀饭吃的兵哥哥们，而今再聚在一起，都已经两鬓染霜面皮打皱了。战友重逢，都少不得一番感慨唏嘘。

今年的联谊会，在一个战友开的餐厅举行。主持联谊会的是当年我们师的副参谋长——一个头发胡子已全白的老兵。

“全体起立！”会议主持者环视了一下会场，忽然果断发出一声口令！口令一出，所有与会者无论老少尊卑，都像被电流一击，唰地一下站立起来！刚才还闹哄哄的一个大厅，顷刻之间便鸦雀无声！

“现在我宣布，进行大会第一项：奏《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须臾之间，浑厚雄壮的歌声便在整个大厅回荡起来。

啊，久违了，我们的军歌！

在这无比熟悉、威武和庄严的旋律之中，所有的站立者，全都自觉不自觉地双脚并拢，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神情肃然，俨然像当年肃立在军列之中！他们之

中，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也有和平年代在边防哨卡站岗放哨的“新兵蛋子”，还有两个空着袖管拄着双拐的残疾军人——他们的手脚已经留在了青藏高原严酷的冰雪和风沙之中。

这无比熟悉、威武和庄严的旋律，顿时就把所有战士带进了当年的硝烟弥漫和炮声隆隆的战场，带进了冰天雪地的山口哨卡，带进了骑马徒步巡逻的边境线上，带进了高原上那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营……

在这无比熟悉、威武和庄严的旋律中，我想起了青藏高原上那高耸入云的雪山冰峰，想起雪山下那无边无际的草原，想起了草原上那牦牛群和格桑花，想起了亲如兄弟的藏族同胞和青稞酒，想起了当年接我走进军营的部队首长，想起了一起住帐篷滚大铺朝夕相处五湖四海的战友，想起了长眠在乃堆拉山口和日喀则草原上的兄弟……

这无比熟悉、威武和庄严的旋律，令人心灵发颤眼睛发潮，令人热血沸腾激情迸发。借着眼睛的余光，我分明看见身旁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兵，眼角挂着一滴浑浊的泪珠，须臾就失落在他脸上的皱纹里……

不知是哪个名人说过：没有当过兵的男人，不算真正的男人；没有当过兵的人生，是有遗憾的人生。这话虽说有点偏颇，可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威武庄严的旋律已经渐渐打住，可站立着的老兵们，还久久地肃立着——他们或许还沉浸在青春年少的岁月里，沉浸在当年朝气蓬勃的军营生活之中。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乡/村/故/事

刻入生命的信仰



袁凤冰

“我是一名军人，无论什么时候，祖国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是一位九十多岁的抗美援朝老兵的话，是誓言更是信仰。那天，我参加了江津区退役军人关爱协会的关爱老兵慰问活动。苏落清、谭功良、刘清云……这些陌生的名字、陌生的面孔，让我感觉特别温暖，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中国最可爱的人。他们讲述的战斗故事，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抗美援朝、长津湖、冰雪连，从他们的嘴里娓娓道来，远比电影更让人触动。

我们一行十人，清晨8点钟准时出发前往镇上。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老同志带领下，我们下了高速后又沿着崎岖的乡间公路行驶了近一个钟头，才到达鹅公村。本以为马上能见到自己崇敬的老兵了，下车后眼前却是泥泞的小路和田坎，雨水让路面的泥土变得溜滑难行，大家只有相互牵着手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走着，时不时的传来前面同志的惊呼声，时而传来歌声“听闻远方有你，动身跋涉千里，追逐沿途的风景，还带着你的呼吸，真的难以忘记……”不禁问着自己，这是怎样的一种期盼。

终于，我们带着满鞋满裤腿的稀泥走进了谭功良家的院子，老人穿着整齐等候多时了，看我们来了急忙热情地招呼我们落座。志愿者们放下手里的东西，简

单地清理了一下鞋子、裤腿上的泥，就立即分头行动起来。有的为老人送上食用油、棉被等慰问品。当志愿者刁铃送上自己手工制作的鞋垫时，老兵特别激动，脸上带着满满的回忆。川江医院的医务人员则为老兵和他的老伴做起了常规体检，询问着老人的身体状况。一阵忙乎后，大家围坐在屋子里，聆听老人亲口讲述他所经历的抗美援朝战斗故事。

“我1950年随部队到朝鲜，1955年回国，在朝鲜整整呆了五年。”

“那场战役打了8个月，白天变成了黑夜，黑夜变成了白天，满天都是飞机。”

“我们四天五夜没有东西吃。”

老人讲述着那时的恶劣环境、艰苦条件；讲述着战士们如何勒紧裤腰带战胜困难；讲述着战争的残酷、志愿军战士的英勇，讲到“冰雪连”“冰雪战士”时，老人的眼眶湿润了，就连一旁的老伴也低头擦拭着眼角。大家神色凝重，屋里一片寂静。一声长叹打破了沉寂，老人缓缓地看向远方……

“我为您唱一首《英雄赞歌》吧！”区音乐家协会王春梅老师握着老人的手说。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驱虎豹……”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老人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苍老的声音中饱含深情，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看到了战士们浴血战斗的场面。歌声中，老人的眼里放出光芒，浑浊的眼神依然是那么坚定。紧握着鞋垫的双手微微颤抖，嘴里喃喃地说道“我是一名军人，无论什么时候，祖国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老人拿出自己视为珍宝的一枚枚军功章，捧在手心里的军功章显得很陈旧，有些字已模糊不清了，但在我的眼里却熠熠生辉。因为每一枚军功章都写满军人鲜为人知的故事，有舍生忘死的冲锋，有英勇杀敌的威名，有保家卫国的功勋，还有殚精竭虑的思量……它缀满英雄战绩，也闪耀着军人的荣耀。而我惊叹的是，穿梭在枪林弹雨中的血肉之躯，冲锋在炮火中的平凡生命，是什么给予了他们力量？是什么给予了他们信念？老兵的话告诉了我答案，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是这种刻入生命的信仰！

(作者系江津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诗/绪/纷/飞

怀念

——致敬一位特级战斗英雄



柏铭久

一个早晨怀念一个早晨

阳光和煦，柳绿花红

长江碧波荡漾

如果一个人

他还活着

青山依旧环抱，初夏

有些树已参天

有的刚刚挂果

站在这里

从未离开

一个名字

牵出1948年11月12日

淮海战役，解放战争的战场

千钧一发

你抱着炸药包

扑向碉堡，疯狂扫射的机枪口

生命如花瓣陨落

炸药包炸不散你的名字

一条大江怀念一条大江

多少浪前赴后继

在礁石上粉身碎骨

我感到热血沸腾

多少血奋不顾身

换来江山如画

鸟声风声歌声，花香果香

忍不住手拍胸口激烈心跳

几乎要大声呼喊

英雄啊英雄

你还活着！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读/与/思

意象的狂欢

——长诗《献给虹》读后

谢泽雄

熟悉彭敏的诗人朋友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从基层成长起来的诗人。对新诗的迷恋，据说源自一次雨过天晴后，突然看到了天空的彩虹。感觉自己瞬间被击中，心中顿生一种无法抑制的颤动。像梦，那么美。如此美好的彩虹是怎么产生的，为何又如此短暂？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彭敏坦言：“我不想就这么轻易地让它从我的心中消失，总想找到一个什么方法把它永久地收藏起来。”一颗诗心就这样种下了，只待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也就是从那天起，一场与虹有关的话语马拉松长跑开始了。这也是彭敏长诗《献给虹》何以创作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多年的原因所在。

就“虹”的结构与形式而言，对现当代中国诗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诗人对一种自然天象能构建出什么样诗意的空间来呢？初看，前面的多写诗人的独特幻想，甚至于还带着一丝童年的天真。如一句：“我是小妖女万年的大粉丝”便是明证。诗人将瞬息万变的虹比作小妖女，而自己原是她万年的大粉丝。想象力奇特大胆而不失少年之天真，甚或还带一丝童趣。可谓神来之笔，风流尽显而不着痕迹。“偷渡你的天空，虹/我把天河的鹊桥背来了/我把千盏星光挑来了/虹/快破土而出吧”。正是在诗人的无尽激情迸发中，在一次次希望与失落中渐渐搭建起了属于个人的诗意空间“散发薄荷香的天堂”。从一首首短小的诗句浪花般汇聚，逐步形成了江河奔流之势。虹，已不是原来的虹，她不断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幻。

一切可能与变数，作为个体的诗人又能做什么呢？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因为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全部接收”，难道我们就该就此认命了吗？不。至少诗人彭敏还没认输。“一个头颅抬起/一种思想抵达”，94首抒情诗，在彭敏的笔下悄然构筑起了一座诗的宫殿。在彭敏长达30年的艰苦跋涉中，完成了自己“灵魂相依与生命相系”的诗歌使命。而在诗艺上，彭敏完成了他个人诗艺上的“古典续接与现代再造”。94首作品既可独立存在，又不可分割，形成一种宏大书写。彭敏不愧是长篇现代抒情诗的创作高手，也彰显了一个成熟诗人对结构与形式的创建与把控能力。

读完长诗《献给虹》后，给人感受最深的是它不断变幻、天马行空而又不失天真烂漫关于虹的意象轰炸。各类意象呈千姿百态之状，眼花缭乱，丰富多彩。虹在诗人的心中气象万千，繁花似锦，又氤氲蒸腾。时而“小妖”一般，于花中坐禅；时而“天河解开衣襟”如“日车漫游而来/屋子匆匆滑过/虹在海上盛开”，密集的意象群如核爆一般，对读者快速形成强大的冲击波，不得不令人“臣服”，令“天地臣服”。

从彭敏长诗《献给虹》的密集意象中，去寻找可能接近于作者在“虹”这一特定的意象中所蕴含着的隐喻与象征，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与读者的我，是愿意去探寻的一件乐事。如果在字里行间的语言迷宫中，能窥见其原貌那是我所乐见的。它给我的第一感觉便是“虹”既是具象的，又是意象的，更是抽象的。在《献给虹》中随处可见儿童的天真无邪，少年的迷茫彷徨，青年的激情满怀，中年壮年的沉吟旷达，直至人生的释怀放下。虹，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必然性，一如佛家之缘分。汇则生，去则散。一切自自然然，不再纠结于过往。生命与生活的意义即在当下。

(作者系梁平区作协常务副主席)